

嚴尤三策

三策未得上策

嚴尤五難

龍勝不事二姓

龍勝死節印綬加身不受

漢世清明之士何如

薛方守箕山之節

三年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惠等分道並出

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

也周宣王逐獫狁得中策漢武帝窮兵匈奴得下策秦始

皇築長城為無策焉今比年飢饉伐北邊有五難臣伏憂

之莽不聽尤言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收

難也邊郡空虛不能奉軍糧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

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胡

地沙鹵多乏水草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飢

補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身隨不

得疾行虜徐逃遁勢不能及幸○莽遣使迎龔勝勝稱病

而逢虜又累輜重此五難也○莽遣使迎龔勝勝稱病

印綬加身不受遂不食死漢世清明之士如紀逡郇相唐

林唐遵皆仕莽獨薛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

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强致之

郭欽蔣詡莽居攝時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見何武鮑

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以逝矣即乞骸骨

去職莽篡位召咸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

令悉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

吾先人豈知王氏臘乎臘祭先也

班固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朝廷之上入而不出二者

各有所短然自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

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于是為貴

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吉貢禹之材優于龔

勝鮑宣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諫薛方近之郭欽

蔣詡好遜不污絕紀唐矣

天鳳五年莽大夫揚雄死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為郎給事

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

揚雄三世不遷官文章成名於後世

揚雄三世不遷官文章成名於後世

楊雄作太玄法言何

如桓譚以為

絕倫揚雄投閣劇秦美新

赤眉隆準日角

笑比高祖兄仲

劉秀起兵春陵

謹厚者亦復為之絳衣大冠

更始將軍

劉秀昆陽大捷

劉秀小怯大勇

雷風屋瓦皆飛

王莽發策

金騰國師劉秀

劉秀易名應識

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人皆忽之惟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

譚以為絕倫劉茶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乃

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然雄作劇秦美新以頌莽

功德君子少之○新市平林兵起

地皇三年瑯琊樊崇起兵于莒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

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

令欽生三男續仲秀續性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性勤

稼穡兄續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至是秀續舉兵春陵諸

子弟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

之乃稍自安與新市平林兵合于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

淮陽王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二年降于赤眉尋被弑及光武即位封

為淮陽王

更始元年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漢

兵立之玄即皇帝位朝羣臣以手割席流汗不能言由是

豪傑失望多不服○劉秀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

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

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

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兵乘之無不一當百遂殺王尋莽

兵大潰會大雷雨屋瓦皆飛○莽聞漢兵言莽鳩殺平帝

乃發策金騰泣示羣臣○莽國師劉秀自殺

發明云劉秀易名應識僥倖非望卒夷滅為天下非笑劉歆改名秀劉向子也

劉續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

伯升兄弟

書

劉秀不伐

昆陽之功

飲食言笑

如平常

劉秀深自

引過

飲酒唱魚

旋席隨斗

柄

秦非同歸

殊途

復見漢官

威儀

識者居心

劉秀拘河

北

劉秀除莽

苛政

帝王施為

氣象

鄧禹杖策

追秀

明公威德

加于四海

延攬英雄

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

勸更始并執續殺之。秀聞殺兄續，惟深引過，未嘗自伐。昆

陽之功，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為慙，拜秀為破虜大將

軍，封武信侯。○成紀人隗囂起兵，應漢茂陵公孫述，起兵

成都，自稱輔漢將軍。○莽憂不食，但飲酒唱魚，及漢兵入

宮，莽旋席隨斗柄高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眾

兵共斬莽，傳首詣宛。

班固曰：秦焚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聖王驅除耳。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府。秀至洛

陽，時三輔吏士見之，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識者

皆屬心焉。○更始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

郡。秀至河北，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

漢官名，吏民大悅。

綱目曰：帝王施為氣象，必有大過人者。漢祖入關，除秦苛法，世祖拘河北，除莽苛政，區區逐鹿爭雄之徒，可同日而語哉。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于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

欲仕乎？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

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因畱宿，禹進說曰：歷觀往古聖人

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

異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况明公素有

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

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諸將皆當

其才

鄧禹高出

諸將之上

伊周告君

不過此

東京元功

秀大悅因令禹宿止于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材

胡致堂曰鄧禹任使皆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上其曰古之典者在德厚薄雖伊周告君不過如此為東京元功真無愧矣

秀自兄續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馮異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成帝子子輿百姓信之遂立即為太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嚮應○二年更始委政于趙萌日夜飲燕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受官爵長安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

北道主人

燕羹亭豆粥

水堅可渡

水合

高光得矢

抱薪燕火

對竈燎衣

馮異麥飯

案郡下宜神國字

中離心四海怨叛○秀官屬以王郎勢大不肯北行耿弇父况為上谷太守使弇謁秀說之北行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秀至薊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內擾亂秀趣駕出至燕羹亭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舡不可濟秀乃使王霸視之霸恐驚眾詭曰水堅可渡遂前至河水果合渡畢而水解

陳永嘉曰高光嘗得乎天睢水之圍以大風脫滹沱之役以水合濟此豈人力哉然知始之者天而成之者人也

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燒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時郡皆降王郎獨

邳彤獻策

邳彤勸討
王郎

祭遵奉法

不避

刺奸將軍

劉秀拔圖

示禹

赤子慕慈

古之興者

在德厚薄

令反側子

自安

自安

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從邳彤見秀曰吏民思漢久矣今王郎假名身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因二郡之兵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非計之得者也秀乃移檄討王郎郡縣復嚮應○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奸將軍○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秀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光武能自

得師

魏武世祖

得失何如

大樹將軍

馮異謙退

不伐

耿弇勸蕭

王勿罷兵

天下可傳

檄而定

蕭王始貳

于更始

輕騎按行

部陣

蕭王推心

置人腹

銅馬帝

銅馬帝

胡致堂曰吏民謗書置而不問此觀于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者也如魏武之于崔琰楊訓者方之世何如

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獨屏樹下故有此號○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耿弇進曰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于更始○銅馬諸賊悉降降者意不自安王乃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語曰蕭王推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故關西號秀為銅馬帝○赤眉西攻長安蕭王將北徇燕趙乃拜鄧禹前將軍分兵遣西入關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

寇恂文武
備足
牧民禦眾
之才
委寇恂以
河內
寇恂守河
內
寇恂調餼
糧

難其人。鄧禹薦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眾之才。乃拜恂為太守。謂恂曰：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氣而已。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右西漢十二帝二百有一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二百三十年

通鑑集要卷三下終

73
合
7
3

